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卷三十四

宋 阮閱 撰

紀夢門 下

狄遵度紀夢詩云佳城鬱鬱頽寒烟孤雛乳獸號荒阡夜卧北斗寒挂枕木落霜拱鴈連天浮雲西去半落日行谷東盡隨長川乾坤未毁吾尚在肯與蟪蛄論大年狄遵度自兒童時已能屬文落筆有竒氣年十六一夕夢杜子美誦平生詩皆集中所未見者覺而

記兩句後遂續之

張𥀼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不仕晚用太守王素薦賜號冲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云東嶽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荅曰手持東嶽寄書來𥀼大驚不知其所自來未幾𥀼果卒其子禩亦逸民舉仕一命乃死士寧蓬州人也語默不常或以為得道者百歲乃絶嘗見余於成都曰子甚貴當策舉首已而果然

余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余曰今人多誤會予八陣圖詩云江流石不轉惟恨失吞吳世人皆以為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乃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此子美死已久猶不忘其詩區區自列其意書生之習氣也並同前

東坡將亡前數日夢中作一詩寄朱行中云舜不作六器詎知貴璵璠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山相如起睨柱投壁相與還何如鄭子產有禮國自閑雖微韓宣

予鄙夫亦辭環至今不會寶凛然照塵寰覺而記之自不曉所謂東坡絶筆也　直方詩話

陳明信云蕭貫少時嘗夢至宮廷中長廊邃館如王者所居有千門萬户望之洞然金碧爍耀既過數門見羣婦人如神仙𧠇貫驚問何所從來貫愕然亦不知對貫自陳進士能爲詩中有一人授貫紙曰此所謂衍波牋煩賦宮中曉寒歌貫援筆立成既有奇語其人甚賞之因曰先輩異日必貴此天上非人間也貫

瘖尚能記所賦俞秀老往嘗得之於蕭翰林之孫其詩有云十二堯闕隱空緑獸猊呼焰椒壁馥涓烏涓消不相續轆轤欲轉霏紅玉百刻香殘隕蓮燭九龍吐水漫寒漿紅絹佩魚無左璫兩兩趨走瞻扶桑紅菂半圭出波面回首觚稜九霞絢鳴鞘聲從天上來大劍高冠湍前殿秀老誦之尚有四五韻忘之

王太初傳言有焦仲先者家於南徐元豊元年因詣京師訪知巳忽夢一婦人相顧遇或以詩筆相往來其

一聯云吳王臺下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又曰吳山之北會稽之陽古木蒼蒼其最後一章云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圓風静車馬相扳其人如病狂緣太初而後愈至秦少游書柳鬼事所載詩語前後皆同但年月乃是熙寧九年所病者乃是嘉興令陶集而所諭者乃是天竺辯才法師二者不知孰是並同前

僕嘗夢有客携詩文見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賊其身忠先喪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又有數

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以害其耕德之所以修不以賊其生 東坡詩話

富鄭公早年嘗夢青州王相公以後事相托公曰相公德被生民當延遐壽何遽及此後二年罷相知鄭州辟鄭公爲倅到任月餘有大星隕於宅園家人怪之相告曰後月當見果至後月薨鄭公爲治喪事故鄭公挽詞曰道德被生民與當年夢中符契 古今詩話

鄭內翰獬未貴時嘗病瘟疫數日未愈甚困倦夢至

一處若宮闕有吏迎謁甚恭公謂吏曰吾病甚倦煩熱思得涼浴以清其肌吏云已為公辦浴久矣吏引公至一室中有小池方濶數尺甃以明玉水光瀲灔以手測之清冷可愛公乃坐甃上以水沃身俄視兩臂已生白鱗視水中影則頭已角出公驚遽出吏云此玉龍池也惜乎公不入其水中入則為輔宰乃覺少選出汗公後登第為第一人為詩戲友人云文闈數戰奪先鋒變化須知自古同霹靂一聲從地起

到頭身是白龍翁

王仲舉嘗道人每嘗夢挾仲舉入月仲舉修進業長興化二年赴舉謁秦王登第後有詩謝秦王曰三千里外拋漁艇二十人前折桂枝太平興國中仲舉有子曰嗣全亦中進士第乃扶兩子入月之祥 青瑣集

湖州長興縣啄木嶺金沙泉即每年造茶之所也湖常二郡接界於此其土有境會亭每茶節二牧畢至所泉處沙中居常元水將造茶太守具犧牲祭泉頃之

發源清溢造御茶畢水則微減供堂者畢水已半矣太守造茶畢即涸矣太守或行旆稽晚則亦風雷之變或見摯獸毒蛇鬼魅之類馬胡生者即其居以釘鉸爲業居霅溪而近白蘋洲去其居十餘步有古墳胡生每因茶飯必奠酬之嘗夢人謂之曰吾姓柳氏子生善詩而嗜茗及死葬此室乃子今屋之側也常銜子之惠無以爲報欲教子爲詩胡生辭以不能柳強之曰但率子意言之當有致矣生既悟試留詩果

有冥助者其後遂工焉詩曰胡風似劍鍛人骨漢月如鉤釣胃腸魂夢不知身在路夜來尤自到昭陽人謂之胡釘鉸詩

金沙池泉在常州宜興縣罨畫溪之東有寺寺有碑載當時杭湖常三州貢茶唱和樂天云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心常州太守忘其姓名和云殷勤爲報春風道不貢新茶只貢心

韋檢舉進士不第常有一美姬一日捧心而卒檢追思

痛悼殆不勝情舉酒吟詩悲怨可掬吟曰寶劍化
龍歸碧落嫦娥隨月下黃泉一盃新酒青春曉寂寞
書窗恨獨眠一日忽夢姬泣涕潸然曰當有後期今
和來篇即口占云春雨濛濛不見天家家門戶柳如
烟如今腸斷空垂淚歡笑重追別有年檢終日怏怏
後更夢姬曰即遂相見覺來神魂恍惚乃題曰白浪
漫漫去不迴浮雲飛盡日西頹始皇陵上千年樹銀
鴨金鳧也變灰後數日即符夢兆　脞說前集

晁奉禮簡故宮保內翰之次子也於昆弟中最稱奇秀與梁固少小硯席之至善大中祥符二年固狀元及第授青州倅時奉禮榮侍在闕下是年冬末梁方之任去青雨驛夜夢晁來相謁手携白扇上有七言詩一首以贈梁云死生離別最堪悲相對無言淚濕衣嘆我已歸泉下去羨君新向月中歸長鞭已見騰夷路折翼終難繼迅飛珍重故人當聖代早持鈞軸入黃扉覽詩起執手悲泣而别倏然覺大異之歎晁必

没故矣乃急走僕録所得詩入京師訪其安否宫保開讀之大慟曰品格真吾兒作也夢之夕乃箇亡之日也

李良弼故給事中防之子祥符元年應進士舉得同學究及第二年給事自南京移知鄭州以家在應天良弼奏爲本府司士參軍是年中赴良弼隨侍至鄭夜宿中牟驛夢人持詩版跪而來獻良弼詩曰九霄丹詔三天近萬疊紅芳一旦開日月山川須間甲爲君

覲到小蓬萊覺而異之曰遽起而白給事喜曰據此詩意汝必有前程慎勿廢於筆硯勉旃勉旃至郟而別五年方歸闕授三司戶部判官五月巳舉張楚縣丞事停任六月十九日良弼卒於應天府給事大慟悲語張君房曰夢之不誠如是自此兒夢必謂其前程而為詞臣一旦至是苦哉君房但寬勉以慰之是年秋君房以語鞫獄無狀謫為寧海督郵乃同給事舟抵應天府且憩泊閶細語良弼卒葬之日月及葬地

之所因而繹之忽有數悟乃省其詩盡得之良弼丙戌生年二十有七即詩首句云九霄丹詔三天近三九二十七數是年二十五故云近也萬疊紅芳一旦開方萬葉之花一旦開盡是近謝之意次云日月山河須問甲其年六月十九日甲寅乃其卒日殯是二十九日甲子葬於府東甲地即是日月山川須問甲也葢六月天德月德俱在甲末句云爲君親到小蓬萊即虛無冥漠之所給事沉默曰君辨之矣（勝說前集）

沈亞之嘗言刑鳯寓居長安平康里第晝夢一婦人自搯而來古粧高髻作陽春曲曰長安少女翫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娥眉空帶九秋霜鳯曰何謂弓腰曰昔年父母教舞作此弓彎狀舞罷辭去鳯亦尋覺麗說後集

吳興姚郃嘗言有友王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宫久之聞宫中出葦吹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召門客作挽歌生應聲為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金字

牌連江張蕙帳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臺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及寤復記其事王生太原人

崇寧元年元日昏眠夢中作一詩云無頼春風試怒號共乗一葉傲驚濤不知兩岸人皆愕但覺中流笑語高三月與陳瑩中渡湘江是日大風當斷渡小舟掀舞白浪中兩岸聚觀膽落瑩中笑愈高余以詩語瑩中瑩中曰此公椄後大行叢林

東坡倅錢塘夢神考召入禁中宮女環侍一紅衣女捧紅靴一隻命坡銘之其中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武所及雲蒸雷起上極歎其敏劭 同前

山谷晝臥夢與一道士升空道士曰與公游蓬萊覺天風吹鬢道士曰歛目俄有徇吠開目不見道士惟見宮殿魯直入有雨玉人導升殿主降揖之仙女侍之中有一女云整琵琶魯直愛其風韻顧之忌揖主者主者色莊故其詩曰試問琵琶可聞否靈君色莊妓

搖手與余親言之今山谷集語不同葢更易耳

少遊南遷宿宮亭湖廟下側枕視微波月影縱橫追繹

昔宿垂雲老借竹軒見西湖月色如此夢美人自言

我天女也以維摩像乞賛少游愛其畫念曰非道子

不能作此天女以詩戲少游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

似秋眠借竹軒聞道詩詞妙天下廬山對眼可無言

少游夢中題其像曰竺儀華夢瘴面囚首口雖不言

十分似九應笑舌覆大千作獅子吼不如不搏取妙

喜如陶家手 同前

陳智夫襄陽人博學有才思尤長於歌詩嘗遇異人授以吐納之術故佳句多於夢中得之若花笑似留容鳥聲如喚人又野花臨水數枝恨芳草連天千里情之句雖前輩不能遠過 遯齋閑覽

詩話總龜卷三十四

詩話總龜卷三十五　　宋　阮閱　撰

譏誚門上

陳彭年大中祥符中與晁文莊內翰等四人同知貢舉省試將出奏試卷舉人壅衢觀其出省諸公皆慚赧其容獨彭年揚鞭自肆有驕矜之色榜出有甥不預選怒入其第會彭年未來於几上得黃勑乃題其背曰彭年頭惱太東烘眼似硃砂鬢似蓬紕繆幸叨三

宇內荒唐仍在四人中取他權勢欺明主落却親情賣至公千百孫寒齊下淚斯言無路達堯聰彭年怒抱其勑入奏章聖見而不悅然釋其罪 江南野錄

唐太宗燕近臣長孫無忌嘲歐陽率更曰聳膊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言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縮頭連背聳漫襠畏肚寒只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改容曰詢豈不畏皇后聞耶無忌長孫后之弟也 小說舊聞

唐相張延賞選壻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進士韋皐許之皐性跅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是婢僕頗輕慢惟苗氏待之益厚皐因辭東遊張氏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駞物為贐皐行翌日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策而已後五年皐擁節旄會德宗幸奉天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翺人莫敢言至大回驛去府三十里人有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韋皐也非韓翺苗氏曰若韋皐必韋郎也

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衆彼韋生必填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次日果韋皋也延賞慚懼自西門潛遁皋入見茵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死之時泗濵郭圍因爲詩曰宣父從周又入秦昔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皋是貴人唐宋遺史

彭齊吉州人才辯滑稽嘗謁南豐宰而不禮之一夕虎入縣廳噬所養羊棄殘而去宰即以會客齊與焉翌日獻詩於宰曰昨夜黄班入縣齋分明踪跡印蒼苔

幾多道德驅難去此子猪羊引使來令尹聲聲言有過録公口口道無災思量也解開東閣留得頭啼待秀才覧者絶倒青箱雜記

景德初河朔舉人張存任弁皆以防城得官有無名子嘲曰張存解放旋風砲任弁能燒猛火油

丘濬寺丞失意徧遊諸郡至山陽郡守厚召之夜飲翌日作詩曰醜却天下美人靣正得世間君子心郡將他日再爲文字飲以謝之至宜真太守室看牡丹作

詩曰何事化工情愈重偏敎此卉大妖妍王孫欲種無餘地顔巷安貧欠買錢曉檻競開香世界夜欄誰結醉因縁須知村落桑耘處田叟饑耕婦不眠又至五羊贈大守詩曰碧睛蠻婢頭蒙布黒面胡兒耳帶環幾處樓臺皆枕水四周城郭半圍山又詩曰階上腥臊堆蜆子口中膿血吐檳榔又詩曰風腥蠻市合日上瘴雲紅太守見之大不懌輶府名談

天聖中修國史王安簡謝陽夏李邯鄲黄唐卿爲編修

官安簡神清冲淡唐鄉刻意篇什謝李嘗戲爲句豈

貌閒如鶴黄吟苦似猿春明退朝録

唐既平劉展江淮之亂上元間租庸使元載以吳越雖

兵荒後民産猶給乃辟召豪吏分峯列邑而重斂之

時人謂之白着言其役斂無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

白無所嫌避一云世人謂酒酣爲白着既爲刻薄之

役不堪其弊則必顛沛酩酊如醉者之着也渤海高

亭有詩曰上元官吏稱剥削江淮之人皆白着

唐景龍中洛下霖雨百餘日宰相不能調隂陽乃閉坊市北門卒無効霧溢至甚人歌曰禮賢不鮮開東閣燮理惟能閉北門朝野僉載

孫魴沈彬李建勲好為詩時魴有夜坐詩為衆所稱建勲因匿於齋中待彬至乃問彬云魴之詩何如彬曰田舍翁火爐頭之語何足道也魴聞而出誚彬曰何誹謗之甚而比田舍翁無乃過乎彬曰子夜坐句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爐上作而何閽

坐大笑乃題金山寺云萬古波心寺金山名目新天多剩得月土少不生塵過櫓妨僧艇歸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莫不服其馴雅 江南野錄

朝元鼂盧陵人嘗謁邑宰見起伏生獱欲窮以詞學因新畫屏為戲珠龍乃曰請子咏之元鼂應聲而成因諷宰受賂云翻身騰白浪探爪攫胡珠

毛柄聚土徒於廬山白鹿洞與諸生講論所獲貲鏹皆以市酒洞有辨者嘲云彭生作賦茶三片毛氏傳詩

酒半升嘗自題於齋壁云先生不在此千載只空山
因大醉一夕而逝

劉炎少負詞學晚爲永新尉拙於政治道有貪名太守
行邑覬覦之意而炎不悟既行以詩諷炎云未到桃
源時長憶出家景及到桃源了還似鑑中影炎乃和
而復之後以民訴受賄遂按以法炎復有詩云早知
太守如狼虎獵取膏梁以餡之

羅隱性傲睨初赴舉過鍾陵見營妓雲英一絶後下第

又過復見之雲英曰羅秀才尚未脫白隱以詩嘲之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英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隱與顧雲同謁淮南相國高駢雲爲人雅律高公遂屈雲而遠隱隱欲歸武陵與賓幕酌餞於雲亭盛暑着青蠅入坐高公命扇驅之謔隱曰青蠅被扇扇離席隱聲曰白澤遭釘釘在門偶見白澤圖釘在門扇乃譏雲也時高公欲繼淮南王求仙方爲妖亂後爲畢將軍所害隱作妖亂誌以譏

之故有題延和閣云延和高閣勢凌雲輕語猶疑太一聞燒盡餘香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僖宗在蜀隱作詩數首以刺諸侯及還梁為朝貴所疾乃謁錢武肅焉獻僖宗在蜀詩曰白丁攘臂犯長安翠輦倉惶路屈蟠丹鳳有情雲外遠玉龍無跡渡頭寒靜思貴族謀身易危惜文皇創業難不將不侯何計是釣漁船上淚闌干又作僖宗還京曰馬嵬楊柳尚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瞞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

鑑戒録郡閣雅談謂青蝿白澤對句是筂弱謝椒作

蘇子美監進奏院因賽神召館中同舍是時江南人李中舍因梅聖俞謁子美且頠預此會聖俞以爲言子美曰食中不設蒸饅餅夾坐上安有國舍虞𡍼李啣之遂暴其事於言語爲劉元瑜所彈子美坐謫故聖俞有客至詩云有客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蓋指李也詩史

來鵠洪州人咸平中名振都下然喜以詩譏訕當路爲

人所惡卒不第金錢花云青帝若教花裏用牡丹應是得錢人夏雲云無恨旱苗枯欲盡悠悠閑處作奇峰偶題云可惜青天好雷電只能驅趕懶蛟龍詩史

唐湖州叅軍陸蒙妻蔣氏善屬文然嗜酒姊妹勸節酒强食蔣應聲曰平生偏好飲勞爾勸吾飡但得樽中滿時光度不難僧知業有詩名與蒙善一日訪蒙談玄蔣使婢奉酒知業云受戒不飲蔣隔簾謂曰上人詩云接岸橋通何處路倚樓人是阿誰家觀此風

韵得不飲乎知業慚而退

濠州西有高唐館俯近淮水御史閆欽授宿此館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唐館神女何曾入夢來有李和風者至此又作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唐淮上江南各異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

丁晉公為玉清昭應宮使夏英公為判官一日賜宴齋宮優人有雜手藏擫者晉公顧英公曰古人無詠藏

擷詩請賦一章英公爲一絶云舞拂挑珠復吐九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傍人冷眼看

楊孺尚書以耳聾致仕居雩縣别業同里高氏貲厚有二子小字大馬小馬一日里中社飲小馬携酒一榼就楊公曰此社酒善治聾願持盃酌之無漄楊書絶句與之云數十年來雙耳聵可將社酒使能醫一心更願青盲了免見高家小馬兒倦遊録

景祐初詔先朝免解人俟將來特與推恩有無名子改王元之升平詞以嘲曰舊人相見問行年便説真宗更以前但看綠袍包裹了這回冷笑入黄泉永叔在政府將引去以詩寄頴川常夷甫曰笑殺汝陽常處士披簑帶笠伴春鋤明年夷甫起授侍講判國子監有無名子改前詩作夷甫寄永叔曰笑殺汝陰歐少保新來處士聽朝鷄又云昔日頴陰常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鷄

史流仕不得志好持人長短世以凶人目之亦終以此敗甞過江州琵琶亭題詩云坐上騷人雖有咏江邊寡婦不難欺若使王涯聞此曲織羅應過賞花詩

並同前

邵安石連州人高湘侍郎南遷歸朝途經連江安石以所業投之遂見知同至輦下湘知貢舉安石擢第詩人章碣賦東都望幸詩刺之曰懶修珠玉上髙臺眉目連娟幸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帶美人

來

泗州僧伽塔人多云其下真身也塔後有閣記與國中初塑事甚詳退之詩云火燒水轉掃地空則真人之焚久矣塔本般匠所建俗言塔頂爲天門蘇國老有詩云上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葢譏在位者

孫皓爲晉所臧封歸命侯武帝問皓曰聞南人好作爾汝詩爾頗能否皓被酒舉觴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

為臣勸汝一盃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吳武陵有文而好訐嘗以贓敗廣州吏治殊不假貸題詩路左壁曰雀兒來往颷風高下視鶯鶚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蓬蒿

唐王鐸携收皆薛逢同年收作相逢有詩曰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遇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聞之怒王鐸作相逢又有詩曰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毫輕鐸又怒

羅隱與桐廬章魯風齊名錢武肅崛起以魯風善筆札召爲表奏孔目官魯風不就執之後以羅隱爲錢塘令懼而受命因宴獻詩云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自是始厚之

馮瀛王鎮南陽郡中宣聖廟壞有酒戶十餘輩投狀乞修瀛王未及判有幕客題四句狀後云槐影參差覆杏壇儒門子弟盡高官却教酒戶重修廟覺我慚惶也不難瀛王遽罷其請出已俸重修

孫僅給事鎮永興日多作詩時王清昭應宫初成孫作
驪山詩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宫就禄山來有人
傳於京師以為譏時政
顔標咸通中鄭薫下狀元及第先是徐寇作叛薫欲激
勸勲烈意標乃魯公之後故置之魏科既而詢其廟
院標曰寒素京國無廟院薫始大悟有無名子嘲曰
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顔標作魯公
光啟中蔣偕以丹砂授吊中令吴人張鵠有文而貧或

嘲之曰張鵲只消千駝絹蔣嶠惟用一九丹 並同前

詩話總龜卷三十五

詩話總龜卷三十六　宋　阮閱　撰

讖誚門中

黄台符十六歲張讀十八歲同年登科爲鄭宣州幕嘗列題於西明寺之東廡或竊注之曰一雙同進士兩箇阿孩兒

李煜作紅羅亭四面栽江梅花作艷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了風吹一半時淮南已歸

周

趙嘏浙人有美姬泊計偕母不許携行會上元節爲鶴林之遊帥見之掩爲已有明年嘏榮歸以詩感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蛾屬使君帥聞遣歸

李商隱依彭陽令狐楚以牋奏受知後其子綯有韋平之拜浸疎商隱重陽日義山造其廳事屆題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位重施行馬東

閤無因得再窺綯見惆悵局閉此廳終身不處

袁筠婚蕭楚女言定未幾擢進士第羅隱以一絶刺之云細看月輪還有意定知青桂近嫦娥

林和靖傲許洞洞作詩嘲之云寺裏掇齋飢老鼠林間咳嗽病獼猴豪民送物鵝伸頸好客窺門鼈縮頭

章郇公性簡靜嘗為開封府試官出人為天地心賦舉子白先朝曽試遽别出一題曰教猶寒暑既非致思

舉子又上請此題出樂記教乃樂教也上在諒陰而

用樂事恐非便方紛紛不已無名子作詩嘲曰武成廟裡沽良玉夫子門前弄簸箕唯有主司章得象往來寒暑未曾知時南廟試良玉不琢國學試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賦 並同前

韓退之彌明傳云嘗與文友會宿者老道士形貌怪異自通姓名求宿言論甚奇既飲酒衆度其不能詩因聯句咏爐中石鼎將以困之首唱曰妙匠琢山骨刳中事調烹至彌明自云不善俗書人多不識乃遣人

執筆硯吟曰龍頭縮囷蠢豕腹脹膨脝坐客晝並驚會人思竭不能復續彌明連促之坐中有欲吟其聲悽苦彌明句中侮之曰仍於蚯蚓竅更作蒼蠅聲須臾倚壁睡鼻息如雷坐客異且畏之並同前

光化中羅隱佐兩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隱隱批一絕於紙尾曰黃土原邊狡兔肥犬如流電馬如飛灞陵老將無功業尤憶當時夜獵歸

正元中太府卿韋渠牟金吾李齊運皆寵貴薦人多得

名位時劉師老穆寂皆應科目渠年主穆寂齊運主師老會齊運對順宗嗟其羸弱許以致仕而歸師老失據無名子曰太尉朝天升穆老尚書倒地落劉師劉禹錫曰名場嶮巇如此

王丈惠相府中病尤好釋氏時有人作詩曰誰謂調元地番成養病坊但見僧盈室寧知火燎房

盧肇黃頗皆宜春人頗富於財而肇苦貧與頗同日赴舉亦同日登途郡守獨餞頗於郵亭而遣肇明年肇

狀元登第歸郡守會肇看競渡肇即席作詩曰向
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太守大慚
韋蟾左丞至長樂驛見李瑒給事題名因書其側云渭
水春山照眼明笑人何事寡詩情只應學得虞姬壻
書字纔能紀姓名
劉魯風江西投所知爲典謁所阻因得一絕曰萬卷書
生劉魯風烟波千里謁文公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
生毛不爲通

范魯公質舉進士和相凝愛其程文以自登第舊在十三人謂魯公曰公之詞業合在甲選暫屈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可乎魯公謝之後果至宰相亦且相繼門生有獻詩者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

李郁尚書為荊南從事有朝士寄書字體殊惡李寄詩曰華緘千里到荊門章草縱横任意論應笑鍾張虚用力却教羲獻謾勞魂惟堪愛惜為珍寶不敢

留傳示子孫深荷故人相愛處天行時氣許教吞言堪作符也（並同上）

北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聨句作詩先唱者譏北人云榆生欲飽漢草長正肥驢謂北人食榆吳地無驢故有此句思道即續之曰共甑分炊飯同鐺各煮魚謂南人無義同炊異饌也吳人愧之（譚藪）

洛陽有譚歌婦人楊苧蘿朝辦言有才思楊凝式侍郎以姪女呼之憐其聰慧也時有僧雲辯者有

文善能講經善應對若祀祝之辭隨名位髙下對之三十字如宿思少師尤重之長壽年五月雲辯講對歌者忽有蜘蛛於簷前垂絲而下正對少師與雲辯前少師笑謂歌者曰試嘲得着奉絹三疋歌者不思應聲嘲之意不離蜘蛛戲之雲辯雲辯體充肚大不能行少師見詩絶倒大叫和尚將絹五疋雲辯慚且笑與絹五疋詩嘲蜘蛛曰喫得肚𥆧撐尋絲邉寺行空中設羅網只待殺衆生 洛陽舊聞

至和間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樂天體多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人戲之曰昨日通衢遇一輜軿車載極重羸牛甚苦豈非足下妻子乎聞者傳以為笑歐公詩話

向文簡在延州嘗有詩云四時常有烟棚動三月猶無菜甲生又有人嘲同州詩云三春花發推擂樹二月鶯啼是老鵶雜誌

徐州雲龍山人張天驥不遠千里見朱定國於錢塘

愛其中風物遂欲徙家居焉春盡思歸以詩戲之云
羙公飄蕩一孤舟來作錢塘十日遊水洗禪心都眼
凈山供詩筆揔眉愁雪中乘興真聊爾春盡思歸都
罷休何事却尋朱處士種魚萬尾橘千頭 絶詩
閩人廖復天禧二年求薦天府下撾鼓訟之覆考再狀
省試又下湖人凌景陽因復訟之亦再收高第遂登
科士子作詩嘲復曰細思堪恨廖賢良論中科名屬
景陽啼得血流無用處爲他人作嫁衣裳 朱守國録 曰續日

景祐中有輕薄子以古人二十字詩益成二十八字嘲
誚曰仲昌故國三千里宗道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
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龍圖王博丈也嘗更大藩
鎮開封知府三司使一日對上前因叙楊歷之久不
覺淚下殿院蕭定基也為殿中侍御史與韓魏公吳
春卿王君貺同發解開封舉人作河滿子曲嘲之因
奏事仁宗問之令誦一遍王宗道為諸王教授及講
書凡二十餘年不求進用仲昌者章郇公之仲從子

論科場不公奏聞牒歸簡州當時以為雖用古人詩句而切中一時之盛事傳以為笑樂東齋録

丁晉公與楊文公遊處宴集必有詼諧之語復皆敏於應答一日臺諫攻文公因晚俟晉公之門方伏拜晉公亟謂文公曰内翰拜時鬚撆地文公隨聲答曰相公坐處幞瞞天葢楊美髭髯而丁第方盛設帷幞因互相譏也有宋佳話

太尉田重進起於戎行晚年好道術喜黄老有揀停兵

士張花項衣道服以其項多雕篆目之爲花項又引道士爲同志前後所用錢帛悉資之無少違久而無成忽一日云出采藥八月當戍晚大醉歸重進問尊師從來飲何遽醉花項微笑其實不飲昨日見一仙流向西項禮重進問何人花項恭肅低言即呂洞賓謂曰重進武人好事如此此人有壽今已有微疾由微染風痾某當暫屆少藥療之田大喜曰重進粗人何銷神仙下降且曰何時至花項曰此月十五日夜

三更必至呂不欲多見人望太尉於射亭帳設用好
新裀褥静室爇香鮮果好酒後至五更重進久患風
折腰艱難重進方欲責花項虗誕外報尊師門大開
囊篋搬運已盡重進慚恨嗚指曰無良漢無良漢自
是不復信時有無名人獻詩一首以笑之永興軍人
尚能念誦詩曰或作黄金或作銀熱人好倖搏尖新
一朝任慼田重進半夜扳迎呂洞賓歘漢出門特引
領黠兒得路巳潜身雖稱兩箇無良漢笑殺長安萬

萬人 洛陽舊聞

湖南徐仲雅與李宏皐劉昭禹齊名所業百餘卷並行於世眇夫謠一首云張緒逞風流王衍事輕薄出門逢眇夫顏色必不樂肥膚如玉潔力拗絲不折半日無眇夫此輩總餓殺 雅言雜載

周頫處士洪儒奧學偶不中第旅泝西從事歡飲惟昧於章程座中皆戲之有贈詩曰龍津掉尾十年勞聲價當時聞月高惟有紅粧回舞手似持霜刄向猿猱

周和曰十載丈場敢憚勞宋都回鷁為風高今朝甘伏花枝笑任道墫前愛縛猱

廬山道士體貌魁偉飲酒啗肉居九天使者廟有雙鶴因風所飄憩於廟庭道士驚喜因謂當赴上天命令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不勝其載毛傷骨折而斃翌日馴養者知訴於公府處士陳沆嘲之曰啗肉先生欲上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南唐近事

李山甫詩名冠於當代過烏江題項羽廟云爲虜爲王盡偶然有何慙見渡江船平分天下猶嫌少可要行人贈紙錢又贈宿將曰枝獵燕山經幾春雕弓白羽不離身年來馬上渾無力望見飛鴻指似人任谷富有經術隱居於洛以侯召命未降蒲輪乃躬到京訪知已有朝官戲贈曰雲間應訝鴈書遲自到京中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後至

補袞

曹確楊收徐商路岩同秉政時有詩嘲之曰確確無餘事錢財總被収商人都不管貨賂幾時休南部新書

詩話總龜卷三十六

詩話總龜卷三十七　　　宋　阮閱　撰

讖謟門下

大中元年魏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曰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曽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及榜出爲無名子削爲五言詩譏之南部新書

先天中王上客爲侍御史自以才望當前行忽除膳部員外郎微有悵惋吏部郎中張思咏曰有意嫌兵部

專心望考功誰知脚跛蹬幾落省橋東蓋膳部省最東北隅也

趙璘儀質麼陋第名後赴姻禮儐相以詩嘲之曰巡闌雖傍樗蒲局望月還登乞巧樓第一莫教蛛蜘過緣人衣帶上人頭又曰不知元在鞍橋裏將謂空馱席帽歸又曰火爐床上平軀立便與夫人作鏡臺

崔立言高退隱茅山善詼浪爲詩贈營妓敫麗者曰尻𦙶寺裏逢行跡華岳山頭露掌痕不須惆悵愁難嫁

待與將書問岳神瓦棺寺有大佛跡岳神大人　又醉中譴浙江廉使曰山天留意向丹梯連帥邀來出藥畦常見浙東誇鏡水鏡湖元在浙江西並同上

太平廣記言杜牧為宣州幕有酒妓肥大牧之贈詩曰盤祖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臉十幅紅綃補破裩瓦棺寺裏逢行跡華岳山前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與此同未知孰是

張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期集於興國寺題壁云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云君看姚焕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京官筆談

惠崇詩自負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時人或有譏其犯古者嘲之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古句古人詩句似師兄居閒轉話

元居中作宿守郡有官妓小蘇善歌舞幼而聰慧元守甚怜之一日宴罷令就座客闕彦長求詩闕善詼諧

即當時名公也得詩云昔日聞蘇小今朝見小蘇未知蘇小貌得似小蘇無由是以此自負相傳以起聲士大夫從此作詩甚衆洎長大數年間體豐脩長未免尚語此蘇子瞻出知湖州亦來乞詩蘇書與之云舞腰窈窕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散半天風雨寒此石曼卿古松詩遂士大夫笑 泗上錄

曾唐羅隱同時才情不殊羅曰唐有鬼詩或曰何也曰水底有天春寂寞人間無路月茫茫唐曰羅有女子

詩或曰何也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此蓋羅牡丹詩也 盧懷抒情

賈島狂狷行薄執政惡之故不與選裴晉公於興化作池亭島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謝秋風起荊棘滿庭公始知人皆惡其不遜 古今詩話

胡旦秘監性褊躁表明居襄陽屢譏郡政夏英公常師事之及公貴達胡尚以青衫眡公公出鎮襄陽時一

造焉一日謂公曰讀書守郡事少暇比只作得一燕雀詩胡曰試舉之曰燕雀紛紛出亂麻漢江西畔使君家空堂自恨無金彈任爾啾啾到日斜自爾少戢

蔡君謨守福唐會李太伯與陳烈於望海亭以歌者侑酒方舉板一拍陳驚怖越席攀木踰垣而去李作詩曰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到落暉誰在畫橋沽酒處幾多嗚櫓趁朝歸晴來海色依希見醉後鄉心

積漸徴山鳥不知紅粉落一聲檀板便驚飛蓋譏其矯也

梅聖俞過楊州宋公序送鶖作詩謝云嘗遊鳯池エ曽食鳯池萍乞與江湖客從交養素翎公序得詩不懌

同前

乾符末有客寓於廣陵開元寺不爲僧所禮一筆題門而去龕龍去東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砂僧衆皆不能詳之獨有沙彌能觧衆問其由則

龕龍去矣有合字時日隱矣有寺字敬文不在苟字也碎石入流沙卒字也此不遜之言辱我曹也衆僧大悟沙彌乃懿皇朝雲皓供奉也

長沙六快詩致仕屯田王揆作也六人謂師周沆漕趙良規憲李碩劉舜臣倅朱景陽許玄詩略曰湖外風物奇長沙信難續衡峰排古青湘水湛寒綠舟楫通大江車輪會平陸昔賢官是邦仁澤流豊沃今賢官是邦剝啗人脂肉懷昔甘棠花傷今猛虎毒然此一

郡內所樂人纔六漕與二憲僚守連兩通屬高堂日暮會深夜繼以燭幃幙皆綺紈器皿盡金玉歌喉若珠纍舞腰如素束千態與萬狀六人歡不足因成快活詩薦之堯舜日餘數聯猥不可録揆與樊大博立里閈友素俱老於故鄉而林泉相依以二跡自高謗詩既出捕樊以脅之樊義薄無守悲以遊從之事賣之以求苟免而希賞獄且讞謗削籍立以告發加秩昂然拜命略無三褫之羞訓詞云爲爾交者不其難

乎

湘山録

皇甫松著醉鄉日月三卷自叙之云松承相奇章公表甥然不薦舉因襄陽大水變極言誹謗有夜入真珠室朝遊瑇瑁房之句承相有愛姬名真珠

張曙崔昭緯中和間西川同舉相與謁日者問命時曙自恃才名籍甚人皆呼爲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顧曙惟目崔曰將來萬全及第曙有愠色曰郎君亦及第但崔家郎君拜相當

於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以愴恤不終場昭緯首冠曙以詩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沙溪上雨綠楊芳草為何人崔不平之會夜飲崔以巨觥飲曙拒之崔曰但喫待我作宰相與你取狀元張拂衣而出因不叶後七年崔自內廷大拜張於後三榜裴公下及第果於崔公下過堂並同上

崔珏佐大魏公幕與副車袁充不叶公俱薦之於朝崔拜芸閣校讐縱舟江滸會有客以絲桐詣公公善之

而迎珏至公從容為客請一篇珏方懷掛爵因而發洩所蓄為詩七條絃上五音寒此藝知音自古難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終怜得董庭蘭公不懌崔大慙恚

元微之在浙東時賓府有薛書記飲酒醉因爭令以酒器擊傷微之由此遂去幕乃作十離為獻詩云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有人怜無端咬着親情脚不得紅絲毯上眠 犬離家 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裏擎 筆離手

雲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爲驚玉兒郎君墜不得華軒更一嘶馬離廐

隴西獨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茵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鸚鵡離籠

出日朱門未忍拋有人常愛語咬咬啣泥穢汙珊瑚簟不得梁間更壘巢燕離巢

皎潔圓明内外通清光似照水晶宮都緣一點瑕相汙不得終宵在掌中珠離掌

戲躍蓮池四五秋常摇朱尾弄輪鉤無端擺斷芙蓉朵不得清波更一游魚離池

爪利如

鋒眼似鈴平原捉兎起髙情無端奮向青雲外不得而今手上擎鷹離韝蓊鬱新裁四五行常將正節負秋霜爲緣春筍鑽墻出不得垂陰覆玉堂竹離亭鑄瀉黃金鑑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爲遭無限塵蒙汚不得華堂上玉臺鑑離臺元公詩曰馬上同携今日盃湖邊還拂去年梅年年只是人空老處處何曾花不開歌咏每添詩酒興醉酣還命管絃來壻前百事皆依舊點檢唯無薛秀才據言鑑戒録有薛濤上連帥犬離家魚離池鸚鵡離

龍竹離叢珠離掌五詩謂薛書記不知孰事是

趙昌言爲樞密副使時陳儀與董儼俱爲三司塩鐵副使胡旦知制誥院畫同年生俱少年爲一時之俊梁顥又嘗與同幕五人者旦夕會飲於樞第茶䰞壺矢未嘗虛日每乘醉夜方歸金吾吏逐夜候馬首聲喏儀以醉鞭指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都人謗曰陳三更董半夜玉壺清話

張文潛嘗作齊安行詞甚不美末云最愁三伏熱如甑

北客十人九人病百年生死向中州千金莫作齊安游而潘邠老黃人也為作鮮嘲云為邦雖陋勿雌黃我曾侍立蘇公旁見公顏色不憔悴不似賈誼來江湘他州雖粗勝吾州無此兩公相繼游 直方詩話

王令逢原廣陵人既見知於舒王聲譽赫然時附麗之徒望風伺候守牧冠蓋日滿其門進譽獻諂初不及文字間也逢原厭之大署其門云紛紛閭巷士看我復何為來即令我煩去即我不思意有知恥者而干

謂不衰

東坡號思聰詩爲水鏡集又作序贈之云聰能爲水鏡以一含方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爲聰得道深之候及聰來京師種種不進有也戲之云水鏡年來亦太昏

張文潛作大旱詩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時人以爲幾於湯燖右軍也並同上

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牽船見一老嫗操櫓道真嘲

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擩櫓答曰丈夫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又嘗與人草中同盤共飲見一嫗將兩小兒過並着青衣嘲之曰青羊引雙羔婦人曰兩猪共一槽道真無以對因話錄

唐宋國公瑀不觧射九月九日賜射瑀箭俱不着垜一無所獲歐陽詢詠之曰急風吹緩箭弱水馭強弓欲高翻復下應西還又東十回俱着地兩度併擘空借問誰為此只應是宋公蕭瑀封宋國公太平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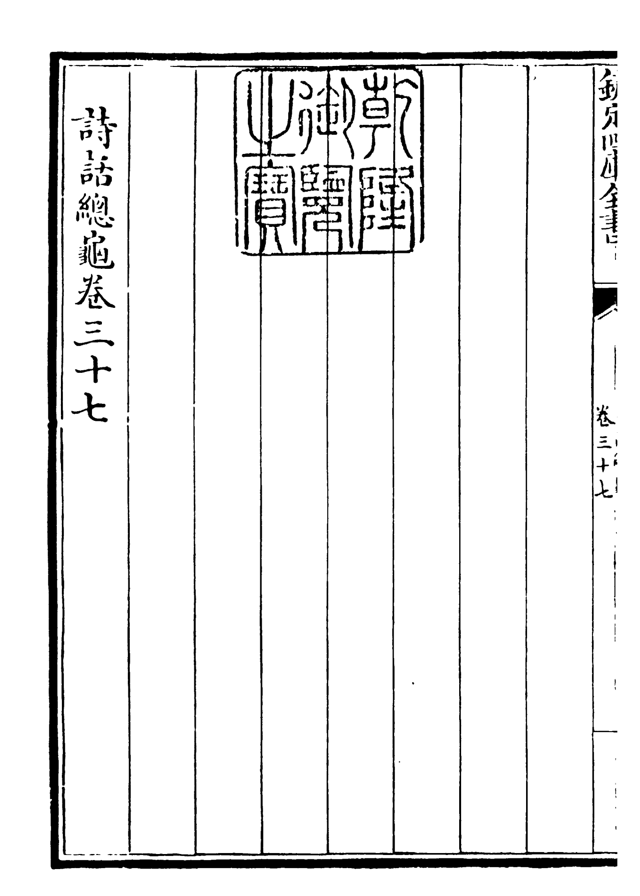
東臯子王績字無功有杜康廟碑醉鄉記備言酒德廣陵人劉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道醉鄉無戶稅任他荒却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苟爲仲尼之徒得爲詰戒乎北夢瑣言

李度顯德中舉進士攻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人多誦之王朴爲樞密以此一聯薦於申文炳知舉遂擢爲第三人嘲曰主司只選一聯詩玉壺清話

寇萊公嘗與張洎同省一日作庭雀詩譏洎曰少年挾

彈多狂逸不用金丸用蜡丸葢譏洎頃在江南重圍中而李煜草詔內於臈丸中追上江救兵之事也洎不免强顔附之後稍親暱同上

龔彦和誦化州犄不殺戒日夜禮佛對客蟣虱滿衣領不恤也鄉志完嘲曰衣領從教虱子緣夜深拜得靡兒穿道鄉活計君知否飢即須飡困即眠冷齋夜話



詩話總龜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詩話總龜卷三十八至四十三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陳覬光

詩話總龜卷三十八　　宋　阮閱　撰

詼諧門上

太宗賜錢思公已下孝經詩令次韻和進晁文元迴首出四句云含後信標名風篁自有聲温柔敦厚教仙果了難生思公即便對晁公今日須了晁大笑諸公不曉今日孝經詩稍遲戲以此督之爾四句盖次韻詩遲也

祥符中日本國遣使入貢稱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
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章聖詔本國建寺賜額
曰神光朝辭日夷使乞令詞臣撰一寺記是時當制
者雖中魁選然詞學不優贍居常止以張君房代之
蓋假其稽古才雅也既傳宣訖撰寺記時張尚爲小
官醉飲樊樓遣人遍京城尋之不見而夷人在閤門
翹足以俟文中人三促之紫微太窘後錢希白楊大
年因玉堂暇日改閑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號閒

司諫拂衣歸華山蓋种放得歸山時也希白曰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時傳此事爲雅笑湘山錄

唐制三班奉職月俸七百驛劵羊肉半斤祥符中有人題於驛舍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滔甚使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謂如此責廉遂議增俸古今詩話

陳亞少卿維陽人善詩什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

於金山僧舍酒酣君誤題詩屏間曰陳亞有心纔是惡即索筆對曰蔡襄無口便成衰少時為杭州於潛令以利口詆浪人或厭之太守馬忠肅因其趨府戒之陳恒受教俄有通刺謁者稱太詞郎李過庭公罵曰何人家子弟亞率爾云李趨兒馬公徐悟之大笑

唐宋遺史

陳亞卿著藥名詩若風月前湖近(前胡)軒窗半夏涼(半夏)棊為臘寒呵子下(呵子)衣嫌春瘦縮紗裁(縮砂)及贈祈

雨僧詩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半夏）和師聮作葫蘆巴（葫蘆巴）之類最膾炙人口又曾知祥符縣親故多干託借車牛因作詩曰地名京界足親知（荊芥）往借尋常無歇時（蝎）但看車前牛領上（車前子）十家皮没五家皮（五加皮）嘗言藥名用於詩無不可而斡運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曰可沉思久之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鰻鯉延胡索）此可贈游謁措大聞者絶倒與章郇公同年將用之而為言

者所沮作生査子獻之曰朝廷數擢賢(蒴藋)旋占凌霄路(凌霄花)自是欝桃人(桃仁)險難無夾處(蕪荑)也知没藥療孤寒(没藥)大幅紙連粘(大腹皮)甘草歸田賦(甘草)又別作閨情生査子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相思子 薏苡)白紙書難足(白芷)字字苦參商(苦參)故要檀郎讀(狼毒)分明寄得約當歸(當歸)遠志櫻桃熟(遠志)何事菊花時(菊花)猶未回鄉曲(茴香)其二曰小院雨餘涼(禹餘糧)石竹風生砌(石竹)羅扇儘從容(蓯蓉)半夏沙厨睡(半夏)起來閑坐北亭中(北亭)滴盡

真珠泪真珠爲念瞀辛勤細辛去折蟾宫桂桂其三曰浪蕩去來來莨菪躑躅花頻換躑躅可惜石榴裙石榴蘭麝香消半麝香琵琶閑後理相思枇杷相思必撥朱絃斷蓽撥提續斷朱絃續斷待這冤家看代赭又自爲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中間全没肚腸外面任生稜角雖一時諧謔之詞以托亦有深意又歲旦示知已云餘寒掃地盡良老向人閒與人郊行云馬嘶曾到寺犬吠昨行村送歸化宰朴闕云吏辭如賀日民

送似迎時懷舊隠云排聨花品曽非僭愛惜苔錢不是慳自成一家體　青箱雜記

魏仲先冦萊公遊陜郊僧寺多留題後到見萊公詩已用碧紗籠而仲先詩獨塵昏在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以紅衣袖拂之仲先徐曰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着碧紗籠萊公大笑

西都應天院去府十里每朔望留守帥府官朝拜未曉而往時行十里不交談有人作詩云正夢寐中行十

里不言語處飲三盃有人送驢肉復云廳前捉到須依法盒内緘來定付廚春明退朝録

李濤相國性滑稽爲布衣時往來京洛閒泥水關有僧舍曰不動尊院上中有僧不出院十餘載濤每過常謁其院必省其僧未幾寺焚僧散濤再過之但有門扉而已因題詩曰走却坐禪客移將不動尊世閒顛倒足八萬四千門談苑

韓浦韓洎晉公滉之後咸有詞學浦善聲調洎能爲

古丈洎甞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庇風雨而已予之文是造五鳳樓手浦性滑稽竊聞其言因有親知遺蜀牋浦作詩與洎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同上

內朝辰入庭內錯立至駕欲坐即御史臺知班唱班欲依班立也王彥和汾與劉貢父攽同趨朝王戲劉曰內朝日日須呼汝劉應聲曰寒食年年必上公

王石甫博學耿介語言輕肆人或戲爲心風熙寧中乞郡得湖州舒王以詩送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不足多遥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江上起滄波譏其風也石甫知其意即以吳興太守美如何爲破題作詩十首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作閻羅舒王聞之曰閻王見闕請便赴任

方圭好爲惡詩宋公庠知揚州日圭來謁醼於平山堂

圭誦詩不已宋欲他辭巳之顧野外牛牽木磨痒謂坐客胡詠曰青牛恃力狂挨木詠應聲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宋公大笑圭悟其意飲散至客次欲奮拳擊詠衆救而免並同上

劉子儀三入玉堂望大用頗不懌作詩云蟠桃三竊成何味上盡鼇山迹轉孤稱疾不出朝士問疾劉云虛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銷一服清涼散謂兩府方得凉繖

王君貺送牡丹與永叔答詩云最後花常最後開蓋君貺同時輩皆入兩府永叔以最後戲之也王得詩不喜對來价擲之永叔謂人曰好花不開也君貺聞之愈怒 詩史

李芸居於泗上一日納姬友人鍾公寄詩曰昨暮閒行泗水邊綠楊堤上覩雲軿知君買得千金笑只用何曾兩日錢 詩史

范希文以大理寺丞監西溪鹽場西溪素多蚊蚋希文

作詩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求旦暮休更問前程

馮瀛王性仁厚家有一池每得魚放池中其子監丞每竊釣之瀛王聞之不悅於是高其墻垣鑰其門戶作詩書其門曰高却垣墻鑰却門監丞從此罷垂綸池中魚鱉應相賀從此方知有主人

吳善長郎中儀狀魁偉頗類富丞相文學之譽則無焉有輕薄子贈之詩曰文章却似呼延贊風貌還同富

相公國初有武臣吁延贊好吟惡詩故云

熙寧中章子厚察訪湖北因以兵收辰溪之南江諸蠻時有吳僧穎成亦在軍中自稱察訪大師每出則乘大馬以檛劍擁從呵殿而行隨兵官李資入洞資為蠻人所殺成亦被縛既而放歸猶揚揚自得詩僧文瑩嘲之曰童頭浮屠浙東客傳呼避道長沙陌寶檛青蓋官儀雄新賜袈裟椹猶黑察車後乘從驅挈庸夫無謀動蠻穴暗灘夜被猿猱擒縛入新溪哭殘月

牂牱畏佛不敢烹脱身腥窟存餘生故師回目不自愧反以意氣湘南行我聞幸有適伊川變戎預讖麟經編睽車載鬼吁可怪宜入熙寧志怪篇

京師優人以雜細物數十種布於地使人暗記物色然後遣沐猴認之每沐猴得之優人即曰道著也馮留葢優人呼沐猴之名熙寧庚戌春市井之人見舉子往往亦以馮留目之其年狀元葉祖洽赴宴於池上有下第進士寄詩曰着甚來由去賞春也應有意惜

芳辰馬蹄莫踏亂花碎留與愁人作醉茵細而繹之乃是着也馬留四字蓋四句各取上一字

錢君平性滑稽及第後有人以詩來覓錢君平以詩答之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未足甚用還債還負亦無餘買酒買肉何曾夢妻兒終日只愁飢婢僕過冬猶受凍更有不識事閑人獻詩獻啟覓甚麼

張獻圖主簿頗人善嘲謔以老榜得班行寄書于家人曰汝作鸞孤我爲奉職不忝矣又譏州縣官之貪

汚者云捧頭舊血添新血匼裏黄金壓白金

王丞相好嘲謔初執政對客悵然曰投老欲依僧再三言之客應之曰急則抱佛脚丞相喜之復曰投老欲依僧是古人一句詩客曰急則抱佛脚亦是俗諺全句上去頭下去脚豈不是的對丞相大笑

祕書省東即右威衛營荒蕪摧毁其大廳逼近校書院南對御史臺有人嘲之曰門緣御史塞廳為校書侵

宋中道有俊才而身短小人多戲之蘇子美與中道年

相懸然甚愛其才調道亦傾心作詩論交子美長大魁偉與中道並立下視曰交不自此京師井市語也號中道爲宋錐爲其頴利而么麽云贈之詩曰譬如利錐末所到物已破後中道通判洛州洛州本趙地有毛遂墓聖俞作詩云舉錐處囊事亦所以戲之也

太宗時進士同年有數人名似姓者或有取以爲詩云郭鄭鄭東東野絡馬張張夏夏侯璘熙寧中有崔度崔公度王詔王子詔皆的對也又有章君陳陳君

章二人未有似者唐東方虬欲爲西門豹作對亦當時好事者爲此對耳給事中馬子山穆王八駿有山子馬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莫有對者相傳久之有姓錢人爲衡水令罷歸或取以爲對云錢衡水盜水衡錢錢聞之變色或者對云吾正欲作對耳非有實也古今詩話

咸通中以舉子多車服侈異下令不許乘馬時場中不下千人皆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勑下盡騎驢短帽長

鞭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鄭昌圖魁偉故有此句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張昌齡皆有詩名暇日相會互相嘲誚昌齡曰某詩所不及相公者為無銀花合蓋蘇元夕詩有火樹銀花合之句也味道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為無今同丁蓋張贈張昌宗詩有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之句也遂相對撫掌而笑

武后朝左司郎中張元一滑稽時西戎犯邊武后欲武

氏立功因行爵賞命武懿宗統兵平之寇未入境懿宗縮退怯畏懦而遁懿宗陋短元一嘲之曰長弓短箭蜀馬臨高蹁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忽然逢着賊騎猪向南遁太后聞之未曉曰懿宗無馬耶何故騎猪元一解曰騎猪夾豕也天后大笑

揔章二年興善寺火塑像焚盡道士李宗嘲之曰道善何曾善言興又不興如來燒亦盡惟有一羣僧

文潞公嘗言潞中有一士人憂制中游處坐中有人嘲

輙嘗自云有年光德一王仲繼酒貪歌不厭貧三年得替歸朝去贏得髭鬚白似銀甚不羈檢也如此特好事人有善必優禮待之僧乾康金仙皆以能詩登門士儒閭羽卿通尚書春秋鄧潛有詞學每接見則疑忘倦議者以此稱之零陵總記

雪峰悅禪師與興化銑公友善既老迎送不已悅戒曰公不袖手山林尚忍垢乎銑一日送官墮馬損臂悅作偈戲云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興化

和尚折一支猶有九百九十九

南華恭長老同調大愚少叢林有書叙法乾悦作偈曰與師瓶錫寄江湖共憶當年在大愚堪笑堪悲無限事甜瓜生得苦葫蘆

東坡宿曹溪讀傳燈録燈花墮卷上燒一僧字以筆記於窗曰曹溪岑寂夜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毘一個僧

詩話總龜卷三十九

宋 阮閱 撰

詼諧門下

兵部李內相濤唐宗室子自河陽令一舉狀登科小字社翁每於班中多自名焉其坦率如此翰林月給內醞兵部甞因春社寄翰林一絶云社翁今日沒心情為乏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遍依稀巡到第三廳

顔師古䌤霍去病穿城蹋鞠云以皮為支實以毛蹴蹹為戲也顔時鞠乃如此至後唐已不同歸氏子弟嘲皮日休曰八片尖斜砌作毬火灰搨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仁宗朝試山海天地之藏賦長沙進士陳説同進士出身謁鄉人胥偃内翰因舉其賦胥曰賦頗佳但其間貼故事少耳説歸作詩曰紫宸較藝集英聪作賦方知尚欠功事内少他些子鉄殿前贏得一堆銅黄紬

袯下夫人煖青瑣窓中學士空寄語交朋湏細認主司頭惱太冬烘

盧延遜五舉方登第嘗作詩云狐衝官道過犬判客門開租庸張相毎誦之又曰餓猫臨鼠穴饞犬舐魚砧成中令激賞之又曰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王中懿愛之盧嘗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猫兒狗子力也

梅聖俞與謝氏世姻師直小字錦衣奴聖俞作詩戲之

曰古錦裁詩句班衣戲坐隅木奴今正熟肯效陸郎無師直方十歲讀詩而悟

石曼卿登第有人訟科場覆考落者數人曼卿在馬方興國寺期集符至追所賜勑牒餘人皆泣而起獨曼卿鮮靴還使人露體戴幞頭笑語終席次日放黜者例受三班借職曼卿作詩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録事參從此免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並同上

王梵志詩曰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無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且為餡草當使誰食之為易其後兩句云預先着酒澆圖教有滋味東坡詩話

馮袞牧蘇州日多縱飲慱因大勝以所得均與座客吟云八尺臺盤照面新千金一擲鬭精神合是賭時須賭物不堪回首乞閑人雅言雜載

李紳相鎮廣陵有少年甚踈簡來謁晤對問言曰尚書先寄元相公詩云悶勸迂辛酒閑吟短李詩且曰辛

大性透嗜酒邱度李二十短而能詩紳少年即邱度子也謂李公曰小李每憶白共二丈詩曰悶勸平情酒閒吟世上詩李曰辛大有此狂兒吾不存舊矣雲溪友議

崔涯張祜為一時狂友好嘲謔嘗戲贈貧妓曰雖得蘇方木由貪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曰布袍披襖火燒氊紙補箜篌麻接絃更有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

鼻似烟窻耳似鐺猶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詩而困出遇二子於道再拜曰伏望哀憐乃重為一絶云不見驊騮倫綉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著一朶能行白牡丹前嘲乃觧又甞為雜嘲之曰二年不到宋家東阿母深居僻巷中含淚向人羞不語琵琶絃斷倚屏風日暮後來香閣中百年心事一朝同寒雞鼓翼紗窻外已覺恩情逐曉風又悼人詩云赤板橋西小竹籬𥙷花還似去年

時淡黄衫子都無了腸斷丁香畫雀兒

曹州酒糾雲娘瘦瘠而善歌李宣古嘲之曰何事實堪悲雲娘只首奇瘦拳抛令急長觜出歌遲只怕肩侵鬢唯愁骨透皮不須當户立頭上有鍾馗

復州陵岩夢桂州筵上贈胡子女詩云自道風流不可扳那堪蹙額更顰顔眼睛深似湘江水鼻孔高於華岳山舞態豈能安掌上歌聲應不遶梁間孟陽死後今千載由有家人覔往還並同上

楊叔寶強人也嘗爲荆門幕時虎傷人楊就虎穴磨巨崖大刻誡虎文如韓文公遣鱷魚文其略曰嗚呼爾彪出境潛游改官於欝州以書托知軍趙定打虎文數本書言嶺俗庸獷欲以化之仍有詩曰日將先聖詩書教暫作文翁守欝林守遣人打碑次日本耆申磨崖樹爾大出咬殺打碑匠二人荆門止以耆狀報叔寶湘山錄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策羸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時

進士團所由數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道曰迴避新郎君逢輾然即遣价語之曰報道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大會東塗西抹來 摭言

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人嘲之曰錦襖子上着莫衣

張處士憶柘枝詩曰鴛鴦鈿帶抛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樂天呼為問頭詩祜矛盾之曰鄙薄問頭之誚所不敢辭然明公亦有目連變長恨歌云上窮碧落下

黄泉兩處茫茫都不見豈不是目連變耶並同上

王中令既平蜀捕餘寇與伍隊相遠飢甚乃入一村寺中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慴公奇而釋之問求蔬食云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餽以蒸豚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邪為有它伎邪僧自言能詩公令賦蒸豚詩操筆立成詩云嘴長毛短淺含膔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更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熟真堪玉筯挑若把

氈根來代並氈根只合喫藤條公因大喜與紫衣乃

蜀中詩僧 百斛明珠

韓玉汝治秦州尚嚴去官人語曰寧逢暴虎莫逢韓玉

汝孫臨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

臨應聲曰可怕李金吾天下以為口實 同前

石介作三豪詩畧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默師

雄豪於歌永叔亦謂默云贈之三豪而我濫一名默

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聞其篇云學講汲中老

龍夫子門前大虫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為嘲誚之者此公惡爭名且為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瘴死牛肉醉飽後而發之者也作詩之狂至於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也

㓜時里人程建用楊㳂家弟子由會草舍天雨聨句六言程曰庭松偃蓋如醉楊曰夏雨新凉似秋軾云有客髙吟擁鼻子由云無人共吃饅頭皆絶倒已四十

餘年同上

聶崇義建隆初為學官河洛之師儒也趙韓王當拜云郭忠恕使酒詠其姓玩之曰近貴全為聵攸龍即是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應聲荅曰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忠恕大慚雲溪友議

趙成伯家宴造之無由輙欲效顰而酒已盡入夜不欲煩擾戲作小詩求數酌而已詩曰道士令嚴難繼和僧伽帽小却空迴隔籬不欲鄰公飲抱甕惟防吏部

來

趙成伯家有妹麗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吟春雪謹依元韻以當一笑云繡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楊花落鏡臺試問高吟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杯莫嫌衰鬢聊相映須得纖腰妙隔回知道文君隔青瑣梁園賦客敢言才俗云撿驗雪壓秀才衣帶上有雪詩三十韻又世傳陶穀學士買得黨太尉家故妓過定陶取雪水烹團茶謂妓曰黨太尉應不識此妓曰彼粗人安

有此景但能以銷金煖帳下淺斟低唱吃羊羔兒酒
爾穀愧其言荅來句罪過之義取質而已 玉局遺文
僕少好種松過泗上與杜子師出山中子師求予種松
法欲之鄱梁山中戲作二絶云露宿泥行草棘中千
年春雨養鬚龍如今尺五城南杜欲向東坡學種松
君方掃雪收松子我已開榛得茯苓為問何如插楊
柳明年飛絮落浮萍 同上
元豐中鼎無咎詩極有聲無已以詩戲之曰聞道新文

能入樣相州紅纈鄂州花蓋是時方尚相州纈鄂州花也晁堯民子楨之云王直方詩話

劉諷參軍宿山驛月朗有女子數自屋後來命酌庭中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此廣記所載詩也山谷曰當是鬼中曹子建所作東坡亦以為然又有一篇云玉戶金釭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鄭女衛姬左右成行紈綺繽紛翠眉紅妝王歡轉盻

為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灾苦蘇公以為邯鄲宮中金石絲簧此兩句不唯人少能作而知之者亦極難得耳皆醉中為余書此張文潛見坡谷論說鬼神怨曰舊時鬼作人語如今人作鬼語二公大笑

高愈主簿云東坡云世間事勿笑為易惟讀王祈大夫詩不笑為難祈甞謂東坡云有竹詩兩句最為得意曰葉垂千口劒幹聳萬條鎗坡云好則極好則是十條竹竿一箇葉兒也

以道云初見東坡詞云素面常嫌粉涴洗粧不退唇紅便知此老須過海余問何耶以道曰只為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遠去

吴賀廸吉者撫州人一日載酒來余家并召劉夷季洪龜父饒次守輩酒酣頗紛紛龜父先歸作一絶題于余書室曰再為城南遊百花已狂飛更堪逢惡客騎馬風中歸次守既醒作十七字和云當時為舉首滿意望龍飛而今已報罷且歸蓋龜父是年自洪州首

薦自今上初即位無廷試也

山谷為校書在館中時多食東華門椀脫蒸餅後從黔南王定國寄之以詩云北海未常樽有酒馮驩何止食無魚黔州椀脫無蒸餅自合官稱削校書

張文潛在一時中人物最為魁偉故陳無已有詩云張疾魁然腹如皷雷為飢聲酒為雨文云要瘦君則肥山谷云六月火雲蒸肉山又云雖肥如瓠壺而文潛卧病秦少游又和其詩云平時帶十圍頗復減臂環

皆戲語也

劉季孫景文公頃年王安石使對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季孫對之以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安石大笑並同上

往歲江行阻風沿岸野步望雲嶺而去忽有蘭若甚多僧院覩客來皆扃門不納獨有一院大敞其戸見一僧翹足而眠以手書空顧客不介意切思曰書空有換鵞之能翹足類坦腹之事此必奇僧直入造之僧

雖強起全不樂客容不得已而問先達有詩曰書空翹足睡路險側身行和尚其庶幾乎僧曰貧道不知許事適畫房門振題榜客不辭而去桂苑叢談

梁周翰在太宗朝為館職真宗即位乃除知制誥柳開贈詩曰九重城闕新天子萬卷詩書老舍人梁與朱昂楊大年同在禁掖大年年未滿三十而兩公皆老數見慢侮不能堪即好謂大年曰公毋侮我此老亦將留與公耳朱聞之背面揺手欲梁莫與之言大年

之浚不及五十也 閒居詩話

晉郝隆為蠻府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娵隅躍清池桓溫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曰何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世說

盧家有子弟年暮而猶為校書郎晚娶崔氏女崔有詞翰結褵之後微有嫌色盧因請詩以述懷為戲崔立成曰不怨檀郎年紀大不怨檀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見盧郎年少時 南部新書

李建勲鎮臨川日九江帥周宗一書求曰近器用儀注或闕欲假臨川者李乘醉批一絶句云偶罷阿衡來典郡固無閑物可應官憑官為報周公道莫作循州刺史看南唐近事

李巽字仲權累舉不第鄉人侮曰李秀才應舉空去空回不知甚時席帽得離身巽亦不校登第後乃遺鄉人詩曰當年蹤跡困泥塵不意乘時亦化鱗為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葢因國初猶襲唐士子

皆曳袍重戴出則席帽自隨 青箱雜記

梅聖俞河豚詩曰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劉厚甫戲曰鄭都官有鷓鴣詩謂之鄭鷓鴣聖俞有河豚詩當呼為梅河豚也 古今詩話

雲臺集有鄭谷鷓鴣全篇云暖戲烟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雞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遊子每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相呼相喚湘江闊苦竹叢深春日西 同上

鄭毅夫榜明州人周師厚以名極低只壓得陳傳一名自賦詩曰舉眼不堪觀鄭獬田頭由喜得陳傳朱定國詩話

唐僧法軌形容短小開講於寺與李榮議論往來數番僧舊作一詩詠李榮於高坐上誦之云姓李應須禮名榮又不榮李應聲曰身長三尺半頭毛猶未生四坐服其辯捷啓顔録

經生多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杜荀

鶴詩稱賛也應無處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詩久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觧曰古人有言豈有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 貢父詩話

頼州張龍圖嘗見州牒押字多團下撥一畫有人云押字如有蒸餠樣張應聲曰為官恰似𪎭糊團有同人自言近年云鬢鬢恰如騘馬色張曰文章依舊草驢鳴 雍洛靈異記

包賀多為鄙俗之句至於枯竹笋抽青橛子石榴樹掛

小瓶兒又云霧是山巾子舡為水靸鞋又云掉摇舡掠鬢風動水槌胷雖好事者托以成之亦空穴來風之意

王仲知永州為人躭於酒色其宴樂往往自早至暮為句云鴛鴦未老頭先白嘲人衷忠六損憂制者應聲曰螃蠏才生足便多時人以為名對

崔櫓酒後於虔州陸郎中坐上甚狂以詩謝之曰醉時顛蹶醒時羞麴糵催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

堪花卉在前頭

閩人黄通累舉不第後該恩歷官數任年六十猶欲鎖廳或嘲之曰剩員呈武藝老妓舞柘枝

李義甫嘗作詩曰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態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竊人文章有詩曰生情鏤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照鑑自憐迴雪態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謂之曰活剥張昌齡生吞郭正一

宋莒公判館事督諸館職必至而刁景純數日不來莒公使人邀之加之誚讓王原叔改杜少陵贈鄭廣文詩云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騰地稱朝歸便遭官長罵

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株柳拂天後南中丞至黔南人嘲之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雲南閑向南亭畔南風變俗談並同上

詩話總龜卷三十九